

文化研究丛书·第二辑

维奇·迈耶

米兰达·C·班克斯

约翰·D·考德威尔 / 编著

杨光 / 译

PRODUCTION STUDIES  
CULTURAL STUDIES OF MEDIA INDUSTRIES

生产研究·

媒介产业的文化研究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文化研究丛书(第二辑)

# 生产研究

——媒介产业的文化研究

[美] 维奇·迈耶

米兰达·J.班克斯

约翰·T.考德威尔 编著

杨 光 译

河南大学出版社

中国·郑州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16—2014—2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产研究:传媒工业的文化研究/[美]迈耶等编;杨光译.  
—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9

ISBN 978-7-5649-2185-9

I. ①生… II. ①迈… ②杨… III. ①传播媒介—  
文化—研究 IV. ①G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36283 号

First published 2009

by Routledge

© 2009 Taylor & Francis

书 名 生产研究

著作责任者 [美]维奇·迈耶,米兰达·J.班克斯,约翰·T.考威尔 编著  
杨光 译

责任编辑 张 珊

责任校对 梁楚楚

封面设计 郭 灿

出版发行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 2401 号 邮编:450046

电话:0371-86059701(营销部)

网址:www.hupress.com

排 版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7.75

字 数 288 千字

定 价 35.00 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First published 2009  
by Routledge  
270 Madison Ave, New York, NY 10016

Simultaneously published in the UK  
by Routledge  
2 Park Square, Milton Park, Abingdon, Oxon OX14 4RN

*Routledge is an imprint of the Taylor & Francis Group,  
an informa business*

© 2009 Taylor & Francis

Typeset in Perpetua by Keyword Group Ltd  
Printed and bound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Edwards Brothers,  
Ann Arbor, MI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inted or reproduced  
or utiliz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electronic, mechanical, or other means,  
now known or hereafter invented, including photocopying and recording,  
or in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s.

**Trademark Notice:** Product or corporate names may be trademarks  
or registered trademarks, and are used only for identification and  
explanation without intent to infringe.

*Library of Congress Cataloging in Publication Data*  
A catalog record has been requested for this book

ISBN 10: 0-415-99795-X (hbk)

ISBN 10: 0-415-99796-8 (pbk)

ISBN 10: 0-203-87959-7 (ebk)

ISBN 13: 978-0-415-99795-9 (hbk)

ISBN 13: 978-0-415-99796-6 (pbk)

ISBN 13: 978-0-203-87959-7 (ebk)

本书中文版由英国泰勒与弗朗西斯出版集团  
授予河南大学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  
版权所有，不得复制。

## 丛书总序

——国外文化研究的理论路径和研究趋向值得关注

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佩里·安德森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一书中就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同就在于,它把研究的重心越来越转向了文化和意识形态问题,把理论批判的锋芒指向了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通过这种批判,他们建构了一种文化哲学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并将哲学研究的主题转向了文化和意识形态问题研究。

“二战”后,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社会物质财富迅速增加,工人阶级的工作条件和物质生活水平都有较大的改善和提高,西方社会结构出现了分化,出现了蓝领工人和白领工人之分。工人阶级和整个社会在资本主义的高生产、高工资和高消费的引导下,朝着消费主义的方向发展,产生了非政治化的倾向。对于这一现象,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指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呈现出了两种发展趋势,一方面由于技术的进步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增加和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则是社会对人的控制不断加强,人们丧失了内心的真实需求、批判和否定能力,成为只知道追求物质商品享受的“单向度的人”,整个社会则成为无对立面的社会。可以说当代西方社会对人、人性的压抑在深度和广度上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法兰克福学派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他们的“支配理论”。法兰克福学派指出,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大众文化的双重作用下,当代西方人被以广告等大众媒体为主导的大众文化不断制造的“虚假需求”所控制和支配,进而把生存

的全部希望和热情放在追求物质商品消费上,同时人们的这种对物质商品的追求并非是自愿的,而是为了满足资本追求利润的需要,由社会制造出来的“虚假需求”。更为可悲的是,当代西方人对这种异化的状态不仅不反抗,反而还沉溺于预期之中,这突出地表现在当代西方社会盛行的消费主义文化和消费主义生存方式中。对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这正是当代资本主义新型的统治方式。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统治的合法性就是通过向人们许诺提供越来越多、越来越新的商品实现的。但是,生态系统的有限性必然使这些许诺最终落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称之为“期望破灭的辩证法”,这一辩证法促使人们反思消费主义生存方式的危害,使人从被商品的牵引中摆脱出来。针对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上述变化,霍克海默、阿多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集中批判了“启蒙理性”。他们认为,正是由于“启蒙理性”使得技术合理性思想盛行于西方,从而使得曾经使人们从神话的束缚中摆脱出来的“启蒙理性”变成了极权主义的神话,并造就了完全充当当代西方社会统治工具的“文化工业”;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威廉·莱易斯在《自然的控制》一书中则考察了西方“控制自然”的哲学世界观的发展及其当代危害;此外,阿尔都塞、弗洛姆则详细研究了西方资产阶级是如何使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转变为大众的社会心理的。可以说,这些理论路径和研究趋向直接导致日后文化哲学和“文化热”的兴起。

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者们朝文化哲学的转向具有深刻的社会及文化根源。首先,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转向和20世纪西方哲学运动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其次,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转向也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过程中内部的谱系密切相关。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转向实际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突破知识论谱系的马克思主义解读模式,承接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传统的必然结果。另外,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处的历史文化传统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转向起了很大的作用。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则是把这种历史主义的文化哲学同马克思早期的思想学说结合起来,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而法兰克福学派则是在西方古典人道主义的理论趣旨的引导下,结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青年马克思和卢卡奇的批判理论,建构出他们的社会批判理论。

不过,从伯明翰学派诞生以降,这种转向又有了新的发展趋向,

特别是活跃在欧美理论界的“新马克思主义”者们一直与 20 世纪整个社会历史进程同呼吸、共命运,关注着人类的精神状况和文化境遇,关注着发达社会条件下人的解放和自由。而这些正是 20 世纪人类社会演进的核心问题。如果说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更多的是关心“文化革命”,那么“新马克思主义”者们更多的是关心“文化批判”,包括意识形态批判、技术理性批判、大众文化批判、性格结构与心理机制批判、现代国家批判、现代性批判等等。由于他们的研究紧贴社会实际,因此新一代的学者们的研究领域已不仅仅局限在哲学、社会学、美学或文学艺术领域,电影、电视、新闻、广告、互联网、流行音乐乃至语言、时尚、习俗、信仰……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都留下了他们的声音。总之,从美学的革命、从审美乌托邦向更广阔的文化领域的转向,确实是 20 世纪后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们的一个共同点。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这些“新马克思主义”者们更加潜心于研究现实生活问题。他们的研究动向值得我们密切关注。因为,他们抓住了当今人类精神生活的各个领域的核心范畴,他们的研究会为我们全面理解 20 世纪后期至当今全球性文化危机和文化批判理论提供一个有价值的范例。

如今,在全球范围内活跃的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欧美新左派中已经产生了一大批国际著名学者,他们的研究成果几乎涵盖了文化领域的各种问题,这些研究对我国知识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我们知道,文化研究在西方被作为一个准学科,有具体所指,包括文化诗学、文化批评,还有文化唯物主义等等。这种新理论的特点首先是对于文本中心主义的超越。在 21 世纪西方理论界,文本中心主义与形式研究盛行了相当长的时期,作为对此的一种反驳、改造和容纳,文化研究应运而生。但是,文化研究一方面是对 20 世纪文本中心的反驳,另一方面又是对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的理论成果进行保留、改造后的新理论。同时它也是对学术中心主义的改造与超越。西方长期以来学术化、专门化的发展方向在 20 世纪 90 年代走向文化研究时,实际上已从学术中心主义转向政治思想、政治文化。

近 20 多年来,我国学术界围绕文化研究的历史、特征,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的理论路径展开了深入的探讨。通过研究、讨论,学术界的基本共识是:文化研究是探讨普遍社会问题的特殊途径,而不是属于少数人的或专门化的研究领域。文化是不同群体或民族乃至国家的象征行为的空问,文化研究必须考虑各个社会群体

之间的关系。中国理论界也普遍接受哈贝马斯的观点,认为各群体之间总是存在着某种张力,既相互排斥又相互吸引。孤立的文化是不存在的。我们今天从事文化研究应强调当前所在的语境,要从世界格局和地缘政治及文化关系来考虑问题,必须关注社会文本与国际化的大背景。理论界已经意识到,在我们今天的理论视野中,文化研究已经不是对精英文化的研究,而是特指当今西方(主要是英语世界)的一种反精英意识的文化理论思潮和研究方法。文化研究有着鲜明的反建制和反理论倾向,并有着跨学科研究的特色。虽然文化研究至今仍是一门界定含糊的准学科批评话语,它仍有着强烈的批判精神。尽管它的政治性并不能达到对文学艺术现象的美学批评和分析,但作为一门正在形成中的准学科,文化研究的这些局限已经得到一些著名学者和理论家的重视,他们中的一些有着良好文学修养和理论功力的人正试图把文学研究的范围扩大,使之置于一个广阔的文化语境下得到观照。

当然,20世纪90年代在我国理论界兴起的“文化热”,说到底是中国本土社会文化语境的产物,它也应当在自己的语境中形成自己的问题意识、价值取向与研究方法。西方文化批评,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作为一种批判话语,产生于西方的语境中,它的主流具有强烈的反思与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倾向;而在中国,由于社会环境的不同,我们不能原样照搬。中西方文化背景既有相似也有错位,理论界普遍意识到了,要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下,建构我们自己的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意义与难度同样巨大。同时,理论界还注意到了中国文学研究中的文化研究方法的适用性。有学者结合新文学的发展指出,新文学是在新文化运动中产生的,现在看来,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就是文学革命。中国古代文学与艺术的特征是社会意识和个人意识分离,它受到传统的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的压制,停留在个体才能或私人情感单向交流的层面。这样的文学不具有整体的社会性,用现在的话说,不是国民文学,而是知识分子这个特殊阶层的文学。“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把个体人和整体社会结合在一起,感受的是整体的社会,形成了朦胧的、不自觉的公民意识。这样,他们的文学活动就和他的公民意识紧紧结合起来,在独立知识分子中产生了个人与社会沟通的文学。但是这种文学受到两方面的压制:一是大众的功利主义的阅读态度;另一个是政治权力,现代文学就是夹在两者之间。文学界最近的研究吸收了文化研究的方法,解

决了一些过去很难解决或不被重视的问题。这种研究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产生了有意义的影响,扩大了文学研究的空间。

同时我们也得承认,对“新马克思主义”者们的研究成果,有些我们已经了解,有些还比较陌生。我们知道,文化研究的重要奠基者、伯明翰学派的代表雷蒙德·威廉斯的《关键词》一书与词典的本质差别在于对词汇“内在关联性”的重视。为了呈现这种关联性,威廉斯精心编排词汇,在按照字母排序的同时用“互相参照”的方式提醒读者注意词汇重要的关联,即在阐释词条时威廉斯有意识地将词语与其相关词语进行比照,并把该词放到不同观点中进行展示。与此同时,他在词条后列出“参照”词汇,这种回到词语使用的情境和与其他词语相互对应的特点,极大地影响了他那个时代之后的文化研究。很多学术后人继承了他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路径。其中安德鲁·埃德加和彼得·赛奇维克所著《文化理论:关键概念》正是威廉斯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路径的延续,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工具书。由于文化研究的综合性特点,也由于我们的知识储备的局限,在文化研究中,我们经常会面对诸多所谓核心话题感到茫然不知所措。西蒙·杜林所著《文化研究:批评导论》正是由一系列关于这门学科核心话题的短文组成,从电视到多元文化主义,从文化遗产到酷儿政治,作者几乎都有所论述。我们当今生活中的手机、笔记本电脑、掌上电脑……这些快捷的信息和交流技术,领先其他所有相关技术,加速了21世纪的生活节奏,增加了人们的期望值,也使家庭和私人生活作为安全的避风港最终破灭。这些现代化工具抢占我们的时间,迫使我们无论什么时候、无论处于什么地点都要成为工作的奴隶,本·阿格与贝丝·安妮·谢尔顿在《快速家庭,虚拟孩子》中对这些所谓当代社会病给予了猛烈的批判。在西方,牛顿和笛卡尔出现后,21世纪的科学家们接踵而至。与“天”相关的真理被抛弃,只有相对知识被保留下来。许多关于物质世界的全新发现相继出现,思想家们在这些新发现面前成了怀疑论者和无神论者。宇宙成了无需造物主和精神观念的进化物。科学作为新的标志代替了东方“天”的地位,同时也取代了西方上帝的位置。这个知识系统在未来应该是怎样的呢?奥洛夫·李丁著《从道教到爱因斯坦》给了我们一个别样的哲学解读……这些也是本丛书奉献给读者们的“热点”和“看点”。

不难看出,与20乃至30多年前的文化研究迥然不同的是,当今欧美学者的文化研究已经超越了经院哲学式的研究方法。他们不再

把文化研究仅仅看做是一种研究方法或研究形式,更脱离了无休止的概念界定的窠臼。正如本·阿格在《作为批评理论的文化研究》中所提出,文化研究的中心见解之一就是没有单一的文化研究形式。在某种意义上,没有程序化的文化研究,没有固定的方法论和明确的批评话题。高雅文化和流行文化的区别日渐削减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里文化无处不在。因此,文化研究拒绝对其关注的文化产品经典化,从科学到科幻,没有经典,只有异质文化形态。这股强大的力量能够帮助扭转把文化研究变成一门独立于其他学科的学科趋势。去经典、去学科、去单一的文化研究方法模式,同时去挑战忽视其他文化形式存在的主流文化,恰恰是本·阿格等学者竭力倡导的研究路径,这个研究路径值得中国学术界关注。这种看似激进的研究路径并不是说文化研究只探询文化的差异,不再关心文化的共性,恰恰相反,他强调的只是文化研究“没有先决的方法论”,他显然已经预料到会有人指责说文化研究只不过是一种没有严格理由的文化阐释混杂方式。但他更希望人们认识到,文化研究的学院化能使文化研究致命地偏离政治参与,这是他所不愿意看到的。本·阿格无意于讨论什么是文化这样一个亘古的、带有经院哲学意味的古老话题,而是通过梳理文化研究中应当关注的各种共性问题,全面论述了什么是文化研究这个核心问题。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文化研究丛书》(第二辑)中的著作,虽研究视阈有所不同,但大都体现出去经典、去学科、去单一的文化研究的理论路径和研究方法。愿这套丛书为国内学术界打开另一扇新的窗口。

丛书总编写在《文化研究丛书》(第二辑)付梓之际

# 目 录

丛书总序	
——国外文化研究的理论路径和研究趋向值得关注……	( 1 )
<b>导 论 生产研究:根源与路线</b>	
维奇·迈耶,米兰达·J.班克斯,约翰·T.考德威尔…	( 1 )
<b>第一部分 媒介生产研究的历史</b> ……………	( 15 )
<b>第一章 重返社会</b>	
——生产文化和社会理论研究……………	维奇·迈耶( 17 )
<b>第二章 产业阶层研究与吉特林《在黄金时间》的贡献</b>	
……………	阿曼达·D.洛兹( 28 )
<b>第三章 列奥·C.罗斯滕的好莱坞</b>	
——文化生产中的权力、地位和经济与社会网络的	
主导作用……………	约翰·L.苏利文( 43 )
<b>第四章 生产世界中的特权与区隔</b>	
——媒介生产中的版权、集体谈判与工作环境	
……………	马特·施特尔( 58 )
<b>第二部分 生产者:自我与他者</b> ……………	( 75 )
<b>第五章 自助式名人</b>	
——真人秀中的日常生产与生产日常	
……………	劳拉·格伦德斯塔夫( 77 )
<b>第六章 线下性别</b>	
——定义女性生产研究……………	米兰达·J.班克斯( 95 )
<b>第七章 这不是电视,这是电视品牌管理</b>	

——《迷失》集体作者的专营·····	丹尼斯·曼恩(108)
第八章 《神秘博士》专营的节目运作	
——对丹尼斯·曼恩的回应···	克里斯汀·科尔内亚(126)
第三部分 生产空间:中心与边缘·····	(135)
第九章 公共/私人之处所和空间阈限的考察	
·····	坎迪斯·摩尔(137)
第十章 “不再在堪萨斯了”	
——科幻电视生产的跨国合作·····	简·兰德曼(153)
第十一章 跨越边界	
——加拿大电视生产研究·····	伊莱娜·莱文(168)
第十二章 生产研究的边界	
——对伊莱娜·莱文的回应·····	萨拉·蒂尼奇(182)
第四部分 作为生活经验的生产·····	(189)
第十三章 研究蹊径	
——进入好莱坞的民族志方法·····	谢莉·B.奥特娜(191)
第十四章 好莱坞文化制作者的观众知识和日常生活	
·····	斯蒂芬·扎菲鲁(208)
第十五章 闪光灯,摄像机,但是行动在哪儿?	
——行动者网络理论与罗伯特·康诺利《三美元》 的生产·····	奥利·莫尔德(221)
第十六章 “围墙的两侧”	
——学术与生产之间被模糊的边界(一个访谈的集合)	
·····	约翰·T.考德威尔(233)
保罗·马尔科姆,“工艺协会”·····	(236)
艾琳·希尔,“好莱坞助理”·····	(241)
菲利希亚·D.亨德森,“作家工作室”·····	(245)
SELECT BIBLIOGRAPHY(原文参考书目)·····	(250)
作者简介·····	(261)
INDEX(原文索引)·····	(266)

# 导 论 生产研究:根源与路线

维奇·迈耶,米兰达·J.班克斯,约翰·T.考德威尔

考察一下下面大众媒体所叙述的电影与电视“生产者们”工作时的  
情景:

同阿里、文斯、加玛、特托与艾瑞克一起在炫目的洛杉矶漫游,突然转入好莱坞(Hollywood)的快车道,以《明星伙伴》(Entourage)轰动洛杉矶。对所有在电视中起重要作用的地点提出你自己的意见,进行评论或者加进去一些你自己最喜欢的、常去的地方。<sup>①</sup>

“房地产经纪人确实说这栋房子曾经在每一集《玛丽·泰勒·摩尔秀》(The Mary Tyler Moore Show)开头部分的镜头里出现,这可能是玛丽的住处。”……玛丽·泰勒·摩尔女士说,在节目首次播映,住在这里的妇女“便被来这里询问玛丽是否住在附近的人们淹没了”。她说,当几季之后,制片人回来拍摄更多的镜头时,作为报复,房主“将整座房子盖上了‘弹劾尼克松’的巨大标记”<sup>②</sup>。

乔治·卢卡斯(George Lucas)在拍摄完突尼斯和英国的主要镜头回到美国后,几乎立即就去医院做了检查。因为他怀疑自己患了心脏病。卢卡斯在英国的电影原始编辑工作不顺心,

① 《〈明星伙伴〉洛杉矶指南》,家庭影院产品, <http://entouragewiki.hbo.com/Page/Entourage+Guide+to+Los+Angeles>, 访问于 2008. 09. 22。

② 尼尔·卡伦:《与玛丽难解难分的房子》,《纽约时报》,1995. 01. 12。

只好完全放弃他的工作。<sup>①</sup>

安·多纳休(Ann Donahue)是《犯罪现场调查》(CSI)与《犯罪现场调查:迈阿密》(CSI: Miami)的监制。[在一次公共事件中]:“死后方可安眠。[群众鼓掌]因为你只有——我们都知道这是什么——你只有一次机会。这是你毕生的心愿。”<sup>②</sup>

反讽的是,我们常常通过媒介生产者的表现才开始知道他们与他们的工作。从遴选DVD客户的视频“制作”到“报导”激动人心的片场的娱乐电视小报,对于生产的纪实性描述常常反映出其生产者们广为人知的虚构工作中的一些戏剧性事件。<sup>③</sup>也就是说,在详述生产是如何发生的时候,冲突与混乱常常优先于团队合作与协作,最终产生创造性并导致贸易成功。这些故事通过大众出版和贸易传说将他们的方法慢慢传开,甚至进入了学术年鉴,吸引研究者和学生们都要去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的电影和剧集的“幕后”看看。第一眼看去,可以说荧幕之外的媒介生产自身便是一种文化生产,讲述神话和打造品牌更像是媒介工业生产的银幕内本文文化。

这本文集希望将这些生产概念作为一种文化做更深的挖掘。为实现我们的目标,我们有志于探讨媒介生产者如何生产文化,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如何让他们自己成为在现代、媒介化社会(mediated societies)中的一种特殊的工人。我们想对生产层级(hierarchies)的食物链详加考察,以理解人们是如何通过专业组织和非正式网络运作以塑造共享实践、语言和对世界之文化理解的共同体。我们也假设导演、编辑、灯光师、故事写作者、合同演员代理和全职工作室承办者全都是文化行动者。在经受政治转变和经济重组的行业内从事职业生涯的过程塑造和重塑了他们的身份。作为跨学科研究的贡献者,生产研究学者将他们智慧的力量从文化研究转移到文化对权力关系的组合与反映方式的关注上,或用尼古拉斯·加纳姆(Nicholas Garnham)的话来说,他们考察“自己身处其中并借此行使权力的文

① 托德·加特雷:《画廊:〈星际大战〉的制作》,《连线》,2007.04.23。

② 《节目创作者与节目操作人:创造今日革新节目的女性》,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电视艺术与科学学院办公室副本,2003.12.03。

③ 约翰·T.考德威尔:《生产文化:电影与电视中的行业自反性与批判性实践》(达勒姆:杜克大学出版社,2008)。

化生产者群体、组织网站及实践”<sup>①</sup>。

对文化研究而言这显然算不上什么独特的目标,但是这一目标由跨学科的媒介研究所改变,并塑造了自己的研究领域。从20世纪30年代初始时的宣传研究,到50年代的电影导演分析,媒介研究者常常以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区别于其他的研究者。大众媒介文本的范围,特定专业人员的名声,媒介群体在日常生活中的渗透以及被媒介行业引领并集中在一小部分国际都市中的经济资源为媒介生产研究之所以不同于其他生产领域提供了一个简单的托辞。实际上,这也向我们表明了为什么这本特别的书需要给予劳动和工业生产这么长的篇幅。甚至在深入研究电影拍摄或电视产品的生产过程时,传播学和组织社会学中仍存在着一种传统,力图证明媒介生产相较于其他的生产形式是一个例外。<sup>②</sup> 现在将媒介生产解释为“约束中的创造性”的固定措辞,在媒介研究者将媒介工人描述为大众文化的创造者和资产阶级的服务员之间达到了平衡。<sup>③</sup> 可以肯定的是,这些都是基本的工作,显示了媒介制作人的研究同他们的实践之间的差异。但是,这种差异也搁置了关于媒介生产的在有关文化身份、意义与表征的类似研究中渐渐浮现出来的其他问题。我们简要列举一些趋势,对此我们将会归入媒介生产研究的根源中。

在过去三个世纪里,社会科学的文化转向以及人文学科的民族志转向(ethnographic turn)促使研究者用新的眼光观照文化生产。研究者们不再被异常和差异的网络、异国情调与东方主义限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地理学家研究购物中心、工业区和虚拟游戏,将之

① 尼古拉斯·加纳姆:《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见《大众传播批判研究》卷12,1995(2),第65页。

② 如可参见,威廉姆·T. 比尔拜与丹尼斯·D. 比尔拜:《基于项目的劳动市场的组织性媒介:人才机构与剧作家的职业生涯》,见《美国社会学评论》卷64,1999(1),第64~85页;穆里·康托、谢丽尔·佐拉斯编:《文化创作者专业与职业的当代研究》(格林尼治:JAI出版社,1993)卷8;保罗·迪马乔:《19世纪波士顿的企业家文化精神:美国高等文化组织基础的建立》,见《媒介、文化与社会》卷4,1982(1),第33~50页;菲利普·艾略特:《电视剧的制作:文化社会学的个案研究》,杰瑞米·滕斯托尔编(伦敦:康斯坦布尔,1972);保罗·赫什:《再论文化产业》,见《组织科学》卷11,2000(3),第356~361页;约瑟夫·图罗:《学会描绘制度性权力:大众媒介组织的社会变化》,见《集体传播:传统论题与新趋势》,收入由罗伯特·麦克菲与菲利普·汤普金斯编辑的文集《传播学研究的sage年度评论》(比弗利山庄:Sage,1985),第211~234页。

③ D. 查尔斯·惠特尼与詹姆斯·S. 艾特玛:《媒介生产:个体、组织与体制》,见《媒介研究指南》,安哈雷德·瓦尔迪维亚编(牛津:布莱克维尔出版社,2003),第157~186页。

作为人们通过他们的消费习惯、能动的身体和行为惯例积极生产意义的“空间”。<sup>①</sup> 文学批评者和历史学家将田野调查(fieldwork)和焦点小组访谈(focus groups)、口头访谈和记忆分析添加到他们的方法论(methodological)工具箱里,以认识人们在他们的现实生活语境中生成故事的方式。<sup>②</sup> 与此同时,这些趋势都关心文本、语言的积极作用和叙述对现实的建构以及这些文本中言说者与接收者之间的关系。在制造关于人们如何在社会中生产意义的可能故事的同时,民族方法学也将学者们过去常常对媒介在世界上非同一般的作用所做的一般概括复杂化。这看起来像是对媒介技术的大量挪用,而由于社会和群体沿着阶级、性别、种族和许多其他文化区分的错误分类进行组织,这些技术没有得到公平的分配。<sup>③</sup>

在将消费者和观众作为解释共同体(interpretative communities)的研究中,这些学术链编织在一起成为对于媒介的更为复杂的叙述。观众研究通过将电视观众或传奇小说粉丝作为意义的“生产者”,开掘出了人们如何将他们的消费实践作为身份构成来讨论以及身份如何塑造消费和讨论消费的方式。<sup>④</sup> 对于俱乐部文化和电脑教室小团体的研究阐明了随着权力层级的移动,空间影响消费动力的方式。<sup>⑤</sup> 在这个庞大的工作实体中,我们看到甚至消费对象也作为消费者吸收、修改和重新定位国内工具和媒介技术之文化意义的文化生产场所。<sup>⑥</sup> (由于)常常被定位成他们所研究的群体的

① 帕特里克·布兰特林格:《对超越文化转向的回应》,《美国历史评论》卷107,2002(5),第1500~1511页。

② 法耶·金斯伯格:《民族志与美国研究》,见《文化人类学》卷21,2006(3),第487~495页。

③ 如可参见,法耶·金斯伯格、里拉·阿布-卢格沃德编:《媒介世界:陌生地带人类学》(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2002);艾瑞克·罗森布尔、米哈伊·科曼编:《媒介人类学》(千橡市:赛奇出版社,2005);凯利·埃斯丘、理查德·威尔克编:《媒介人类学读本》(莫尔登:布莱克维尔出版社,2002)。

④ 如可参见,威尔·布鲁克与黛博拉·杰明编:《观众研究读本》(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2003)。

⑤ 例子包括莎拉·桑顿:《俱乐部文化:音乐、媒体与亚文化资本》(米德尔顿:卫斯理大学出版社,1996);苏爱娜·M.迈拉:《房中土著:纽约的印裔美籍青年文化》(费城:坦普尔大学出版社,2002);玛丽·吉莱斯皮:《电视、种族与文化变革》(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1995);爱伦·赛特:《电视与新媒体观众》(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

⑥ 该领域两个最近的成果是:斯图尔特·胡佛、莱恩·斯科菲尔德·克拉克与丹恩·沃尔斯特:《媒介与家庭》(纽约:劳特利奇出版社,2004);罗哥·西尔弗斯通:《欧洲的媒体、技术与日常生活:从信息到传播》(汉普郡:阿什盖特出版社,2005)。

参与者,挑剔的学者们必须反映出他们自己的位置、关系,最终还有他们将消费理论化时的权威。<sup>①</sup> 这些从媒介观众和消费者的研究中归纳出的洞见,为生产者研究他们的解释共同体和他们生产意义的语境中的连接提供了一个新的标准。

与此同时,生产研究学者们遇到了在媒介消费和观众研究中常常不会遇到的挑战。鉴于这些先行者们常常依据快感政治学形塑消费,生产研究需要在劳动、市场和政策的政治经济学之中将实践概念化。媒介的聚合可能打开了用户的生产性潜力,但是它们也将焦虑和不确定性引入了那些承担制作交互性和为媒介“授权”的工作世界。<sup>②</sup> 短期与季节性的合同、非技能化、自我监测、外包和多重任务成为在失控生产、协同销售以及服务于百分之一最富裕的消费者的小众媒体(niche media)经济的驱动下的“文化劳动的新的国际分工”中的新流行词。<sup>③</sup> 媒介系统的全球化程度已经是或者已经变成是由商业所驱动,聚焦于民族文化和本土表达的国家政策,或是不同于保护媒介工人的单纯的媒介内容。<sup>④</sup> 媒介工人的矛盾在于自治权、创造性、名声或者财富的承诺依然过度供给于劳动市场,允许媒介行业控制生产叙事的制定和行动(mise-en-scène)。

在这个过程中,生产研究从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借鉴了理论见解,不过也许最重要的是,他们将媒介生产中那些人们的生活现实当作主题,将生产作为文化进行理论化。生产研究收集生产相关的经验性资料:日常例程和仪式的复杂性;看起来过程复杂的例程;依据文化和统计学的差异塑造角色、技术和资源分配的经济和政治力量。

---

① 这一自反性的研究趋势是解释共同体研究女性主义和后殖民议程的一部分,如可参见劳拉·格伦德斯塔夫:《高成本制作:穷苦人、阶级和电视脱口秀制作》(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2);伊丽莎白·伯德:《日常生活中的观众:居于媒体世界》(纽约:劳特利奇出版社,2003);普尼玛·曼科卡:《影视文化与观看的政治学:印度后殖民主义的电视女性与国族的民族志研究》(达勒姆:杜克大学出版社,1999);里拉·阿布一卢格沃德:《日常生活中的观众:居于媒体世界》(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4)。

② 戴安娜·克兰:《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加斯·S.图伊特编:《大众文化基础》卷1(纽贝里公园:赛奇出版社,1992);大卫·赫斯蒙德夫:《文化产业》(伦敦:赛奇出版社,2002)。

③ 托比·米勒等:《全球性的好莱坞2》(伦敦:英国电影协会,2002);丹·席勒:《数字资本主义:组建全球市场网络》(剑桥:麻省理工出版社,2000)。

④ 贾斯汀·里维斯、托比·米勒编:《批判性文化政策研究读本》(莫顿:布莱克维尔出版社,2003);托比·米勒与乔治·尤迪切:《文化政策》(伦敦:赛奇出版社,2002)。